

## 亲情一线

## 妈妈的“AI女儿”

□陈少娜

某次,妈妈打电话来询问我在干什么,我不耐烦地回答道:“在用AI小程序写作呢!”

妈妈口齿不清地问我:“什么是挨挨?”我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中,没法一一耐心地跟她解答,于是干脆拒绝她的打扰:“说了你也不懂。妈,我现在正忙着呢,等一下再给你回复。”说完,我毫无留恋地挂断了电话。妈妈居然打破砂锅问到底,通过邻居小孩口中得知了什么是AI。

刚上五年级的邻居小孩,对AI也是一知半解,简单粗暴地跟母亲解释:“AI,人工智能,就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机器人,能为人类做不少事情呢。”

“那挨挨能陪我说说话吗?”母亲永远学不会AI的发音。

热心的邻居小孩没法帮她买高档的机器人,只能摊手表示无能为力。不过,鬼点子多的她居然帮母亲多申请一个微信号,让母亲对着那边发语音,假装有人陪自己说话。如此这般,母亲那些絮絮叨叨的话就有了去处,而且还不打扰别人,不用担心对方是否有耐心。

母亲随心所欲地向对方发送长达60秒的语音,甚至每天准确无误地给对方播报天气情况:“今天是雨天,最高气温20度,缘缘,你记得带伞,不要淋湿了。”

事无巨细,母亲都会告诉对方,比如昨天不小心崴到了脚,擦油后又奇迹般好了。今天做了油泼面,味道可香了,明天计划在家待一天,因为天气预报说有暴雨。

即使对方没有回复,母亲也乐此不疲,因为她真正把对方的社交账号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的。

她甚至还内心暗自窃喜自己跟上了潮流,有了一个“AI女儿”。

有一次我抽空回老家办事,才明白母亲一天到晚抱着手机,是在跟她的“女儿”对话,而且早已形成了习惯。

我曾经十分恐慌AI会取代我,没想到它第一个剥夺我的,居然是女儿的身份。我回家后,母亲不似以前那么热情,话也不似以前那么多。

缘缘是我的小名,母亲对着一个虚拟的社交账号喊我的小名,让我的内心受到了极

大的拉扯,被入侵的恐慌感和对母亲孤独的心酸感一齐袭来。

母亲不爱打扑克,不爱打麻将,不爱跳广场舞。她一生为家庭操劳,老年后,我们要求她独立一些,去拥有自己的世界,未免有点残忍。

我回到房间,房间依旧纤尘不染,被子有阳光的味道,那是母亲等待和盼望我回家的证据。

我默默把第二天的飞机票退了,继续留下来陪伴母亲。我必须面对现实,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我们的技术,但却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感情。

我陪着母亲去走亲戚、买菜、爬山、下厨……总之,在那段日子,我对她有求必应,就像她小时候对我那样。

季羡林曾说:“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,什么地位,什么幸福,什么尊荣,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,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,即使整天吃高粱饼子。”

待在母亲身边,确实无比幸福,焦虑感和无助感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

回到职场后,我也会经常打电话回家,关心母亲健康,跟母亲报备行踪,告诉她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,甚至小到午饭吃什么,上市的水果要买哪些才好。我还学会了“麻烦妈妈”,就像《请回答1998》里的狗焕那样——找妈妈解决问题,比如让妈妈提醒我每天的气温,让她感觉自己是被需要、是有价值的。

谢谢简短的“AI女儿”让我清醒,让我不再把亲情放置工作后,让我学会了不仅要在物质上赡养母亲,更要从精神上,让妈妈真正拥有一个女儿。

## 职场告白

## 初为人师

□向墅平

身为老师的我,并非师范“科班”出身。当年奔走求职时,却阴差阳错进了教育部门。并以一大沓念书时赚得的烫金荣誉证书,赢得一所乡村中学校长的“芳心”,做了一名人民教师。

初上讲台,我携着初出茅庐的三丈热情,激情满怀,口若悬河。为体现我的高高在上和磅礴大气,我几乎不讲话,也一般不拿正眼看台下那群孩子,甚至不给他们张嘴的机会——我就那样一厢情愿地自圆其说,兀自发挥。

初始,台下寂寥无声。我心里犹自得意:哼,凭我灌了数十年的墨水,对付这些娃娃,不过小菜一碟,他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。可这样的状况,并未保持多久。讲着讲着,某个角落率先发出窸窣窣窣之声。进而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至全班。我试图以我的声势压住台下——我用更高分贝,更激情地讲课,不唱独角戏!可台下聒噪声愈加热闹。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,义愤填膺之下,我猛地伸出手去“啪”一巴掌拍打在讲桌上——哟,好疼!这不啻一记霹雳。

台下依然归于死寂。可不一秒,台下又一片虫嘶蛙鸣。

我只得罢课。为了挽回点师道尊严,我把几个闹得最凶的家伙请到教室外面。我原想对着他们宣泄一番胸中的怒火。可当我的目光撞见他们那几对瞪得溜圆的眼珠,心里忽地升起一股恐惧——真怕这几个乡里野惯了的孩子,会骤然将瘦小的我扑倒!念及此,我只得用不具任何威慑力的语气,匆匆说了他们几句,便悻悻地看着他们回到闹哄哄的教室。

有一个晚上,我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我甚至想一走了之,离开这地方,离开这些让我身心疲惫的学生娃!可我脑海里,却又始终浮现着老校长那深邃坚定而又大慈大悲的眼神。他对我有知遇之恩,我理应拿出行动来证明给他看:他老人家没看错人!

一夜的痛定思痛,我琢磨出新招: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;既然“暴力手段”不服众,何不改用“怀柔政策”?思想指导行动,我便开始和那些孩子套近乎,尝试打成一片。课余时间,我跟他们一起打篮球、推乒乓、掰手腕、开玩笑、聊废话。我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“师长”,倒成了他们名副其实的“娃娃头”。本以为这样便可改善课堂,然而我又错了,当他们回到课堂,就像回到自家客房。我的课堂,糟糕更甚于从前!

“硬”的不成,软的“无功”,我终于无计可施。关键时刻,老校长救驾来了。他亲自搬一把凳子,坐到我的课上,给我“压堂”。他会在上课时,不定期地用他那极具威慑力的眼睛,从教室窗玻璃往里扫视。如此一段时间后,我的课堂秩序才趋于正常。

一日休息时,老校长背着手,蹒跚到我的单身宿舍。老校长用“姜是老的辣”的眼神瞅着我,与我促膝谈心。他感叹:“哎,当初见到你那一沓荣誉证书,听到你一番夸夸其谈,还以为你是个教书的料;可如今看来,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啊!”闻此言,我顿觉耳根火辣,羞愧难当。

老校长换了种语气,又对我循循善诱,谆谆教诲起来:“你今后路还长,咱也不可能一辈子帮着你;记住,打铁还需自身硬,那些学生之所以不服你,只因你还缺乏一个教师应有的气质,应有的风骨;教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,好好修炼吧,总有一天,你一定可以修成正果。”

而今,老校长已经退休。在教书这个行当,我已然从外行升级为内行,至少不再是当年那个“误人子弟”的“愚师”了。

人不是生来就会做事的;常须历经千锤百炼,历经心酸和苦楚,方能有所起色,有所作为。正如一粒水边的糙石,只有历经无数次的浪打潮袭,历经长时间的浸润磨蚀,才会出落得玲珑圆熟,气韵幽美——教书育人,更是如此。



## 行走的意义

□孙剑波

晚饭后的时光里,沿河堤路慢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

那条河堤被修整一番后,沿着渭河边延伸到十多公里之外的老市区。梯形的堤坝上是三米多宽的路面,两边是开着细碎白花的女贞树,大多有碗口粗了,亭亭的树冠在空中撑起两排让人舒心的绿伞。长跑者的身影不时从身边闪过。也有骑行者,他们穿着花哨的紧身衣,戴着头盔,很专业地飞速而过。

那时,我和夫人像很多栉风沐雨走过大半人生的老夫老妻一样,手挽着手,由东向西,再由西向东散步。跟他们那个年代的青年情侣一样,置身尘嚣之外,沉溺幸福之中,那样心无旁骛。话题也由当年的情话绵绵,换成东家长西家短,女儿的婚事,橱柜里的油盐酱醋。我有时也能看到一两对比我们更老的散步者,老头子穿着大短裤,挺着大肚皮,老太太则穿着很艳的长裙;他们耷拉着松弛的皮肤,招摇着一头白发,蹒跚而行,喁喁细语,好像专门到人群里展示一下他们老态毕现的体形。然后,衣衫飘飘,笑着风月,散漫得好像都不问世事了。

有时也会迎面遇到几个熟识的面孔,于是招招手,送上一个礼节性的笑脸;遇上朋友或者老熟人则要驻足寒暄几句,问一问近况如何;或者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细细聊,耐心地把一些无聊的话题说得有趣一些。比如哪个市场的菜更便宜,怎样才能预防老年病,诸如此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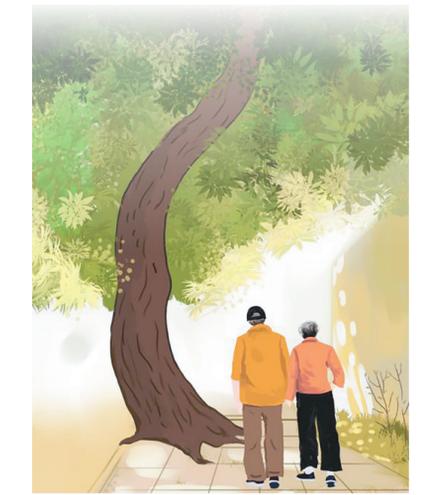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我认为,与人拉家常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,或者为了所谓的人际交往、人脉圈子。于是尽量找一些临近尾声的交谈方式,把别人的话打断。比如别人正在饶有兴致地谈网购,我就把话题引到孩子就业问题上;正当大家都点头以为就业问题令人头疼时,我又转谈房市股市,总之我要弄乱谈话的氛围。妻子很容易就发现了我的企图,她就叫我住嘴,把话题仍旧拉回到网购——网购好呀,躺在家里就把北上广,甚至纽约、巴黎、日内瓦等国际化大都市都逛了一圈,也是对实体店一个冲击,把房价房租都打压打压,别让它跟雨后春笋一样疯涨。

我后来终于佩服了妻子,她能从这些闲聊扯扯中分析到一些有关切身利益的信息,比如抽油烟机要多长时间清洗一次,电视机出现绿色的麻点是什么故障,物业费中的公摊电费该不该付。

话题还是沿着大家的套路走,我也只好跟着大家的脚步,继续散漫地徒步时光。有时大家回头看一下落在后面的我问我老婆,你老公是不是又在作诗了?那时候我望着河道里的一个绿树繁茂的沙汀,想着能在那上面建一个别墅,度过余生就心满意足了;后来联系到现状,把标准降低到在沙洲上造一间彩钢板房。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,大家都乐了——去那里喂蚊子吗?再说那一块地盘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?更有人说,你就是买到了地,排污问题、水电问题怎么解决;还有意见说,真有钱了,哪里不能买别墅?偏要来这小地方。

话题最终归结为要知足常乐,要安之若素。那时候,暮色降临,沿途的景色渐渐模糊;返程途中,妻子在我耳边不停叨叨着那些家常琐事。我假装认真地听,然后左耳进右耳出。

我们继续每天在河堤路行走,我继续着在他们闲聊中漫无边际地空想,有时能有一两句很现实的话题让我从空想中猛然一惊,那就是,五十而知天命。所谓天命,就是自然之常理。那时候,思想也会从空中楼阁中落入尘埃。



《诗·大雅·绵》载:“绵绵瓜瓞……”每每读到此,我都想:地里的瓜一年甜过一年,地里人的日子也会一年好过一年。

夏夜月,素洁又宁静。月光下,人们的心里都装着一颗硕大的星,他们将星赠给土地,也将星赠给自己。

家中的五亩地全用来种瓜,一半西瓜,一半甜瓜。每到五六月西瓜开园时,父亲总会在瓜田地头搭一瓜棚。掩映在瓜田里的棚子约莫离地一米远,蛇、虫便不得侵扰。瓜棚支了一张木板,可称作“悬空床”,上方有半圆柱形窝棚,用来隔蚊和苍蝇。童年时,我最喜欢躺在瓜棚里数星星、沐微风。颇有趣味的风,在绿叶间簌簌流动,吹散暑气、吹绿树叶、吹奏清音,人一翻身便酣睡了。

说起瓜棚,“偷瓜”的故事始终在我心里留存。

放学后,我蹦跳着路过一片瓜地,瓜园远看似沸腾起来,蓬蓬勃勃的吐着微风充盈跳跃。伙伴们随即停下来,喊来我们说:“这家瓜地总不见人,吃西瓜走。”我们前一天打点位置,隐卧在梧桐树后方,蹲点观察来往行人,午后一点左

## 绵绵瓜瓞

□俱新超

右,车少,人少。伙伴熟悉路径,他领我们从瓜地后方潜入,我甩掉凉鞋,头裹衣襟,跃过一寸寸土地。我们几人疾步向前,瞄准目标,一人抱起一个转身慢跑。“偷来”的西瓜倒也好吃,顺手一砸,汁水四溢。伙伴一边吃瓜,一边扔瓜,响亮的声音出现了:“那个崽子,敢偷吃西瓜。”翘起着,我们慌忙向街道跑去,生怕瓜农追撵过来。

一日,屋内异常闷热,街坊邻居提着凳子围聚在村头大广场闲聊家长里短,王大爷说:“三爷种四五亩地西瓜,一个人经营,人不念着好,还偷瓜,真没良心。”我怯生生地嘴里念着:“真该死。”我再也不敢经过那片瓜地,那是我的不眠之地。

后来,瓜农在自家瓜地搭一瓜棚,住在瓜棚里,看管着西瓜。“偷瓜”便成了过去的事情。

父亲种瓜,丰收之际,全家人都要上

## 夜半忽闻雏鸡鸣

□尚庆海

蹲下身子,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这两只雏鸡,有种莫名的亲切感,小家伙居然不畏不惧,倒有点意思。我回屋取来一块面包揉碎,放在那只盛放小米粒的碟子里,宠溺地说:“吃点东西,休息吧!”

再躺回床上,居然毫无睡意。雏鸡的鸣叫依然在耳边萦绕。听得久了,越发觉得那鸣叫是如此悦耳,不由想起了儿时在下乡的夏天,母鸡带着一群鸡仔在院子里觅食的情景。

那些年,每到夏天,母亲都会去邻居家换一些鸡蛋,用来给老母鸡抱窝。母亲把一只又大又笨重的缸盆放在正屋桌子下面,缸盆里铺上柔软的麦草和棉布絮,把母鸡蛋摆放好,抱着母鸡放进去。母鸡张开翅膀,卧在鸡蛋上面,把所有的鸡蛋都牢牢护住。缸盆外面备了清水和食物。

夏天孵化鸡仔,需要20天时间,母鸡就一直窝在缸盆里,饿了或是渴了,就跳出来喝水吃食,然后再回到缸盆里继续

卧着。等孵化至十七天时,母亲就盛一盆温水来浮蛋,如果蛋浮在水上且轻轻摇晃,就说明此蛋可以正常孵出鸡仔,否则就是“坏蛋”,会剔除出来,避免母鸡白白付出无用之力。

《晋书·祖逖传》:“中夜闻荒鸡鸣,蹴琨觉曰‘此非恶声也。’因起舞。”夜半忽闻雏鸡鸣,非但没有令人厌恶,还生出些许美好之思。

了我这一代,石狮子又担起护佑我的重任。给我开锁的人叫王大,认识他的人当着他的面都尊称一声王师。在陕北,也会把风水先生叫阴阳先生。

王大在当地大有名头。我的记忆中,王大高高瘦瘦,花白的头发,颌下一撮山羊胡子,经常上身穿对襟长衫,脚穿圆口布鞋,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味道。

请王大看病的大多数人都抱着对鬼神一事宁可信其有、不可信其无的态度。也有经过王大看病的病人,王大大人还没有走,本来几天了茶饭不思,突然就嚷嚷着饿了。于是王大就成了有些人眼中的“活神仙”。其

实仔细一想,这其中有什么心理暗示,道理很简单,一个病人你如果说他的病不是什么大病,病人立马会感觉很轻松。反之你说病人的病很严重,病人感觉自己的病就加重了。

王大并不是开锁我一个人,他一个人开锁好多孩子。我至今还记得王大给我开锁时的情景。开锁要举行仪式,先拿一根绳子,叫“拴绳”,拴在石狮子上,在灶君前供起神灵牌位,点香焚纸,口中念念有词:众家神灵一声请,家宅六神紧伺候,

说:“娃啊,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呢!”那是我最后的一次,至于过程我是不知道的,都是后来哥哥告诉我的。每次病发,我就感觉好像睡了一觉一样,醒过来后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的病让母亲每天都担惊受怕,我无法想象母亲是怎么在我得病的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。

求医不行,母亲就求神。村子里有一座庙,只有在庙会的时候才有人,平时很少有人到庙上去。母亲则不然,天天去烧香磕头,不知道给那泥塑的菩萨磕了多少头,祈求菩萨保佑我。

可是求神拜佛好像对我的病起不了什么作用,我的病说来还是就来。母亲万般无奈之下听从别人的话,找人“开锁”我。

开锁要用到石狮子,作为陕北人,我们家当然也有石狮子。我们家的石狮子和猫一般大小,是一蹲像,经过岁月的侵蚀,已经没有了棱角,模样没有了狮子本来的霸气、威武,仔细看看反而有点呆萌可爱。

至于此石狮子在我家待了多少代,父亲说从他记忆时就有了,我爷爷也说了他的记忆中就有了,确切时间谁也不清楚。到

## 开锁记

□刘旭

中有心理暗示,道理很简单,一个病人你如果说他的病不是什么大病,病人立马会感觉很轻松。反之你说病人的病很严重,病人感觉自己的病就加重了。

王大并不是开锁我一个人,他一个人开锁好多孩子。我至今还记得王大给我开锁时的情景。开锁要举行仪式,先拿一根绳子,叫“拴绳”,拴在石狮子上,在灶君前供起神灵牌位,点香焚纸,口中念念有词:众家神灵一声请,家宅六神紧伺候,

说:“娃啊,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呢!”那是我最后的一次,至于过程我是不知道的,都是后来哥哥告诉我的。每次病发,我就感觉好像睡了一觉一样,醒过来后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的病让母亲每天都担惊受怕,我无法想象母亲是怎么在我得病的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。

求医不行,母亲就求神。村子里有一座庙,只有在庙会的时候才有人,平时很少有人到庙上去。母亲则不然,天天去烧香磕头,不知道给那泥塑的菩萨磕了多少头,祈求菩萨保佑我。

可是求神拜佛好像对我的病起不了什么作用,我的病说来还是就来。母亲万般无奈之下听从别人的话,找人“开锁”我。

开锁要用到石狮子,作为陕北人,我们家当然也有石狮子。我们家的石狮子和猫一般大小,是一蹲像,经过岁月的侵蚀,已经没有了棱角,模样没有了狮子本来的霸气、威武,仔细看看反而有点呆萌可爱。

至于此石狮子在我家待了多少代,父亲说从他记忆时就有了,我爷爷也说了他的记忆中就有了,确切时间谁也不清楚。到